

记者采访了多位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外国艺术家，他们有些会说流利的中文，有些尽管待了几年还是只“好”、“谢谢”，有些是策展人，有些是在自己国家已经小有名气的艺术家，有些长期在不同的国家从事艺术工作。他们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来到上海，对于这个城市的艺术氛围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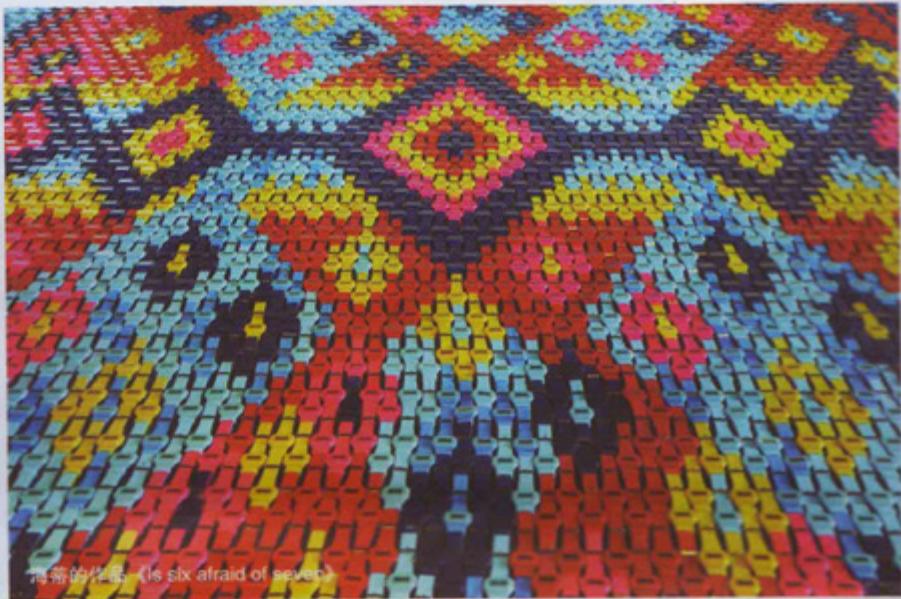
## 欧美艺术家 东游记

# 欧美艺术家在上海之群像 我为什么选择了上海

文：记者 职烨 / 图：被采访对象提供



海蒂



海蒂的作品《Is six afraid of seven?》

## 因为想学中文，所以留下来

马伊容 (Marion BERTAGNA)

法国人/策展人/1991年第一次到中国；1998年~2002年在北京工作；2010年1月开始在上海工作生活

如果将马伊容的容貌遮住只听她说话，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北京人。她14岁时就开始在法国学习中文。当时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，中国对她来说只是个陌生的名字，从没有见过中国人。很少的同学选了这门课，她们都觉得很新奇。

1991年，高二的马伊容作为交换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，她待了3个星期，去了西安、洛阳和北京。这一次的交流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喜欢这里完全不同的文化，也喜欢说中文。她先在武汉大学和人民大学拿到了研究生的学位，毕业时，她刚好学了整整10年的中文。

2000年，她找到当时在北京“四合院”画廊的工作。那时候，全北京只有3家国际性的画廊，少有外国艺术家。

之后的经历，让马伊容更深入地介入了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。2002年，她回到法国，作为7个策展人之一，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了一个有4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的大型展览。这个展览第一次在法国全面介绍中国的当代艺术，引起了很大反响。展览结束后，马伊容进入夏邦杰建筑事务所，参与了上海大剧院、世纪大道、改建思南公馆等上海的大项目。2010年1月份，她进入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教育合作处，直接参与了世博会，帮助促成了许多中法文化交流项目。

留在上海是因为觉得这里的每个人都精力充沛，充满了干劲。虽然很忙，但在文化方面的一些项目推进得非常快，每个人都想要做事情。在上海长期生活的这四年，她眼见许多新的美术馆、博物馆建立起来，甚至出现了很多大的艺术区域和空间，比4年前刚来的时候更热闹了。

但马伊容说，像她这样长时间呆在中国的外国人并不多，大多数人停留的时间在2至3年，之后就会离开。

## 想到什么，就马上可以做出来

海蒂·芙欧特 (Heidi Voet)

比利时人/艺术家

海蒂的新书《之一》(One In Many) 下周四 (1月23日) 将在外滩美术馆举行研讨会，海蒂的不少中国朋友都会

出席。画册的名字很可以概括她来中国后感受到的最大差异。

海蒂是比利时人，她说相对于上海，自己的国家更像是一个小城镇，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单一，而中国则要巨大得多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文化也非常多元，每一种之间又都有巨大的差异，简直就像无数个不同的比利时组合在一起。人在巨大的群体中“之一”的这种感受，带给她惊喜，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经历。

2006年，海蒂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在北京的Borderline视觉艺术节，在中国待了一个月，她觉得很新奇。而之后再有机会邀请来上海工作时，她毫不犹豫答应了。

事实上，海蒂已经在上海参与了好些群展，也在上海的知名画廊做过个展。她的大型装置作品《6害怕7吗/因为7吃了9/我快失去我所找到的》(Is six afraid of seven? / cause seven, eight, nine / I'm about to lose the pieces I find)，由成百上千的塑料手表铺成的地毯，现在被放在上海市中心某著名商场中，就在商场和地铁衔接的走廊中，每天被数万人在脚下踩过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海蒂说，在欧洲，艺术很孤立，人们习惯去博物馆、美术馆观看艺术，艺术被摆放在洁净的白盒子里，显得高高在上。而在上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欧洲人从未想过，要在商场里办艺术展览。但在这里，艺术展览被放在大商场的底层，让逛商场的人随时可以看到。这种近距离和参与感，是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感到非常惊奇的。就在上海当代艺术馆(Moca)前不久刚结束的展览中，海蒂的装置作品《派对开始了》(The party has started)被放置在展厅中，她要求工作人员每隔一小时将一些碎报纸洒向空中。她曾经在其他国家做过这个展览，观众都只是远远地看着，如同他们观看其他传统的艺术那样保持距离；而上海的观众则开始学着工作人员的样子往空中抛洒这些纸片。海蒂觉得这种意料之外的反应很有趣，她以前从未设想过这样的参与角度。

对她来说，喜欢上海的理由还有：在这里，各种想法都更容易被实现。在欧洲，人们不喜欢变化，任何决定都要通过漫长的商议才能推进，大多数时候是不了了之。而在这里，人们愿意尝试，这种新鲜感正是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所看中的。当然，中国的艺术市场现在还比较小，外国人的作品也更难找到买家。